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漢書五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竇嬰字主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

喜賓客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

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

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于庸反太后驩嬰引卮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旨得傳梁王

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

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

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

千斤嬰言爰盎樂布諸各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

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總謂帝外家也呂吳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為將也

梁下注無王字小字宗本有

汪無乃將三字

師古曰：廡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

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

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太子之弟也。

呂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

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

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間處猶言私處也。祗加

懟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祗適也。懟怒也。祗音支。其字從衣對音音直類反。有如兩宮與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

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魏其沾沾自喜。且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喜音許史。

難。呂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寶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為

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于禮若已所生。及孝景晚

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于血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

武帝初即位。蚡已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

賓客。師古曰：下音胡稼反。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已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

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

今將軍初興。未如卽上。呂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

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

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音好也。音許史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

師古曰：廡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

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

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太子之弟也。

呂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

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間處猶言私處也。祗加懟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祗適也。懟怒也。祗音支。其字從衣對音音直類反。有如兩宮與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魏其沾沾自喜。且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喜音許史。難。呂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寶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于禮若已所生。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于血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武帝初即位。蚡已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師古曰：下音胡稼反。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已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卽上。呂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音好也。音許史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

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曰毀去矣嬰不

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

轉車載之為也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曰禮為服制

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曰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藉諸外家為列

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曰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

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眩道家言是曰竇太后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

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

為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曰柏至侯許

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曰侯家居蚡雖不任

職曰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

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

坐喪事不辦免上曰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

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

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曰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久故

云富於春秋也蚡曰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研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曰禮

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曰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

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

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

迺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益侯北鄉自坐

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曰為漢相尊不可曰兄故私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

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長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逮及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

曲旃儻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眾也後房婦女曰百數諸奏珍物狗

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

持之太迫桂難作此亦沾自喜之效也

百詩云還折觀下士觀以移見

引而怠驚師古曰驚與傲同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父張孟常為穎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

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吳楚反時穎陰侯

灌嬰為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時穎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曰千人與

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侯司馬也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

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願取吳王若將軍頭自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厲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

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

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

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趣嚮也音奏以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

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請

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亾夫

迺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敗夫曰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夫

夫為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

相武帝即位曰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彊故徙夫為淮

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音灼曰飲

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夫醉搏甫師古曰搏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

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

面諛貴戚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

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士亦曰

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音許更反諸所

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

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師古曰波讀曰波橫穎川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穎川兒歌

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夫家居卿相侍中

嘗云甲郎將不
然則郎中三將
也劉敞云

以夫所行雖廉
潔無玷猶將不
免况自蹈于法
所必取乎

小字本無
趣字南宗
本有

取一作破

朱子云根音根
今人誤讀為根

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寶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

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

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夫亦得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為根格也

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為音于偽反**其**

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喪服也**過丞**

相蚡蚡從容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

將軍迺肯幸臨况魏其侯師古曰况賜也**夫安敢曰服為解**師古曰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請**

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辦具酒食**將軍曰日蚤臨**師古曰日明也蚤古早字**蚡許諾夫曰語嬰嬰**

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洒掃張具**師古曰洒音灑又音所皆反**至旦平明令門下**

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師古曰懌懌也**曰夫**

曰服請不宜師古曰不當忘也**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

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

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反**蚡不起**

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

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

寧可曰執相奪平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

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

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

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

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

處於中間和解之師古曰兩家賓客**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

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曰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

不以服解前何恭遷怒且侵之後何**据進退無据欲**為好而反致卻**與魏其之強夫**往賀一也

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疆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

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師古曰

如說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

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音許其反時蚡不肯師古曰不肯

也師古曰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耳小語也又不避席

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

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咕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

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

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一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邪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

知程李晉灼曰斬頭見刺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稍稍去嬰

去戲夫晉灼曰戲古麾字也師古曰招麾之今出也漢書多以戲為麾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

迺令騎留夫師古曰騎謂常從之騎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其拜也

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今收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在鄴食其

傳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言不為敬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遂其前事師古曰遂竟也遣更分曹逐捕

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

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其資地耳非財物也為讀如本字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亾匿夫繫遂不

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

后家迂師古曰相逆迂也迂音悟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恨

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

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

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

得過迺丞相曰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

無可奈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

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

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師古曰腹誹也視天俛畫

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辟睨兩宮間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睨傷視也辟音普計反字本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印讀曰仰

吾計反作睨睨音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

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疆盛也荷音何身被

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呂

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頑

川較轆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轆謂踏踐之也較音凌轆音即擊反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

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不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

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

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者轅下駒局趣蹶小之貌也張晏

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

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即罷起若汝也即罷起

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曰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

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而食噉也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

也循衆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猶脫也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

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

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也載

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張晏曰嬰年老

又嗜酒頭秃言當共治一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曰肺附幸得待罪

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

必媿杜門齟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齟齬也音仕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

較轆宗室而即指罵坐事

安國行五百金于蚡得進故蚡責其不專助已

共下注無一字有

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

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所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讎當也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

司空宗正屬官也見百官公卿表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臣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

事而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

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冀也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

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行也尚書之中無此大行遺詔也孟康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也迺劾

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

久迺聞有劾即陽病瘵不食欲死師古曰瘵疾也音肥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

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之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故臣

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

諱服謝罪音灼曰服音的關西俗謂得杖呼為兒啼呼為呼响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上

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管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

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

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公車晏駕非大王立

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

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

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

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臣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呂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

僭於天子師古曰僭也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

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

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

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

史記無害

字此衍文

鄭注迂遠

史記注徐廣曰疑非五年也非十月司馬貞曰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實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按是時雖以月為正月然未嘗改時故紀書四年冬魏其侯嘗與有罪奔市續

云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是此傳但誤以四年為五年其云十月十二月皆夏也司馬貞之勘校審矣

日初云蚡國厚好靖武帝好大喜功如帝雖器之不卒困焉

齊趙七國反自關呂東皆合從而西轡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唯梁最親為限難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

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呂故兵不敢西而卒破

公梁之力也今太后呂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奇細也梁王父兄皆帝王

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趨入言警師古曰趨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車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警入言趨者多舉之耳

旗皆帝所賜即呂媯鄱小縣服虔曰媯姦妣也音灼曰媯音斯媯之媯鄱展曰媯好也鄱小縣言在鄱陽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

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

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呂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

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

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

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

劉仲馮云蒙字當屬下句

太后使長公主言之於帝也

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

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

田甲公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而汝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

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繩治也治讀如本字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

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為內史竇太后所乃詔王

呂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

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遂聞詭

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令得之漢使十輩至梁相呂下舉

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

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

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

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

劉奉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怨大臣不聽殺之皆諸傳不同當是此傳誤

媯音護

臨江親父子閒然高祖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

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臣一言過廢王臨

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壞垣徵自殺也何

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

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詆邪臣浮說師古曰詆誘也音戍犯

上禁燒明法師古曰燒曲也音女教反天子臣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玉太后日夜

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

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

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

王薨其王即位師古曰共讀曰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

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已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

安國賢即召臣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

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

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

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

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

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

足為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

臣全制其敝孰必危殆臣故臣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

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轟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

初和親親信邊可誘臣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

公卿曰朕飾子女臣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媵

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

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

問者多浮詞文
寡要乃後此全
因此事而寓言
蓋依戰國策趙
武靈胡服習戰
之體

投章事又在投
鞭之前

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

尚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之大乎師古曰樹植也養老長幼種樹師古曰臣時倉廩常實師古曰匈奴不輕侵也今陛下下之

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轉其城而備守也粟輓輸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臣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

耳師古曰不示威今恐懼也臣竊師古曰輓引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臣不恐之故

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輦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開服也投積其輦若營壘也平

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

臣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臣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

遣劉敬奉金千斤臣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

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

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

此二聖之迹足臣為效矣臣竊臣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

不相襲禮二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口反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

且高帝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所臣不報

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臣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

死中國樁車相望師古曰樁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樁送致其喪載樁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樁音衛此仁人之所隱也

者不變常是臣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

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墮正朔服色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威不能

制疆弗能服也臣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牧謂不可

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也音居力反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師古曰

畜牧為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

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臣文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

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

之體

披

按公孫和傳制策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發與撫對言不得為國名也

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

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闕次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

呂河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

置邊陲然後敢牧馬師古曰隴古燧字夫匈奴獨可呂威服不可呂仁畜也

今呂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呂攻匈奴譬猶呂彊弩射

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

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

用兵者呂飽待饑正治呂待其亂定舍呂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

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芳曰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

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

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細布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九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

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以難呂為功師古曰轍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

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于容反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

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七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呂禽

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

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呂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呂形逃師古曰言

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呂文亂師古曰言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

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呂為

之備審遮險阻呂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

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為

閒師古曰閒音居竟反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呂城降財物可

盡得單于愛信呂為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

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

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武州塞在雁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

餘萬匿馬邑笏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水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摠曰輜重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已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師古曰祇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還橈當斬服虔曰還音企應劭曰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還音也如淳曰軍法行而還雷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還謂留止也橈屈弱也還又音任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曰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

惟其貪財者利故捐廉恥而以其金遺蚡蚡也其能舉廉士殆因當其取舍耳
呂咸云云後之貪者其嫉廉者之如仇况能舉之乎則非持廉者不如古人之貪者不如古人也

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曰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眾也故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已謝天下於是恢聞適自殺安國為人大略知足曰當世取舍師古曰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師古曰者讀曰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曰此稱慕之唯天子曰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憶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尊引而憶車蹇也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曰平棘侯辟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以是疾數月瘡復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由同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

故一作古

安國將相而顛
隆帝遂將相而
病卒事遂符合
教於安國傳末
終言之亦悲其命
也
深中謂存心忠
厚

太史公既云晉以
外戚重而復申
之曰魏其之舉以
吳楚武安之貴
在日月之際甚區
分兩人賢不肖
核

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

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

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

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冀得罷歸以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

歐血死壺遂與大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

子上方倚欲呂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仗任之也音於綺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呂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而各

名顯竝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凶術而不遜師古曰蚡

負貴而驕溢師古曰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藉福區區其間

惡能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呂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李奇曰陵

夷曰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遇合有命悲夫若玉恢為兵首而受其咎

豈命也虜師古曰言自己為之非由命也

黃氏曰蚡云竇嬰田蚡灌夫現皆不忠凶徒也其意嬰為將賜金不入門蚡
為其駭怪占田宅嬰以景帝以信梁王犯顏力爭蚡迫淮南王霸上私納交以成
其惡嬰雖他未見迫人必賢于蚡則蚡為一身蚡驕放以居視夫根賢以成嬰
不幸與夫交而淪胥以敗下初嬰以梁太子廢屏居南山下一同為遂已哉
情於而後使嬰失勢一後早以賢士大夫交同知幾遠害一於其庚乎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

獻王德臨江哀王閔師古曰閔音烏曷反程姬生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

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乖道德故曰為謚賈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

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呂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

俗書本云求長長老曰是從民得善書蓋妄加之耳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加

金帛賜呂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曰千里為遠而自致也繇與由同或

有先祖舊書多奉呂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

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

四字讀書窮理之要

景十三王惟河

間王獻其

學甚正雖為

時士大夫六鮮

及以修率驕

恣自滅大率

修之封建非

持城邑過

六失雅有周

視不以仁人

氏經獻王曾立博

士此二者以王朝

立其學故特著

之也博士為毛公

賈公

楚元二十七年

河間示年

獻王策謚之辭

崇表五宗世家注

中杜業之語和無

稽

少史即少使外感

傳有長使使主

供使者

宋初云浙本病字

上有元字姚本并

五

秦奮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

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其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

者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

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

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曰手指物也他

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曰聞曰主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治理也溫仁恭

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

獻師古曰獻深也通也宜謚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

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謚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

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曰

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

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

貴雷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雷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

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

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

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

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

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閔曰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曰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

侵廟墮地為宮師古曰墮音人緣反解在食負志及鼃錯傳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

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曰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廢壞也江陵父老流涕

病上宗元字

汪本者作多

臨江王定陶丁
姬皆有銜事

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師古曰

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呂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呂孝景前三

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不喜辭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

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

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

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郅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郅音魚縣名

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呂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

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

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呂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官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

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

其美私呼之因畱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

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聖室之次也召

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建女

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呂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

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冀得立其子為易王嗣具知建事

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

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

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遺徵臣書曰國中

宋祁曰茶當作共

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誼語之意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問起居也

太后泣謂吉歸曰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當

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吾為而王泣也吉

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謂退棄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

乘小船建已足踏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考目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

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之並死波中也宮人姬八子有

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羸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

得衣或髡鉗巨鈛杵春師古曰鈛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笞擊也或

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

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

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

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

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言欲反也覆音芳目反建亦頗聞

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

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

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

負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

侯遣巨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孫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瓚請珠

犀甲翠羽蝮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

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巨滅其蹤緒也後復

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

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

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

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

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

天誅所不赦當曰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

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

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昭侯子宮為

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昭音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螫又陰痿師古曰螫古戾字也言其性賊害而佞戾也痿音萎

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曰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

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所所反次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

所為滋甚師古曰滋益也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太半一為少半師古曰比類也端

心慍遂為無言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言省財也省視也言不視省財也府庫壞漏盡腐財物曰

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又徙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

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師古曰之往也相二千石至者

奉漢法曰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曰設詐究變

師古曰究極也疆足曰距諫知足曰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曰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

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曰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

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使僻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

辯曰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

曰治則害於王家是曰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曰

為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多設疑事曰詐動之得二千石失

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曰此迫劫不聽適上書告之

當云建五年

劉奉世曰無言者猶今言不賴藉忿故為此類失之

字下無也字言上有賊蓋字

及汙呂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呂罪

去大者死小者刑呂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

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入多於

國租稅呂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

治宮室祿祿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祿鬼俗也字或作幾淮南子曰荆人好為吏上

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師古曰徼謂巡諸

使過客呂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久之太

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

姦甚眾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推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

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

曰呂勇敢自隨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

公主師古曰慮音慮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

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呂征和元年薨諡敬肅

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

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

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

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

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呂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

王孟康曰今廣平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

奏元前呂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

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曰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

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

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呂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亭林云椎埋即掘冢也類說恐非

宋祁云頃王不疑更有頃王三字

宋祁云頃王不疑有頃王三字字五字五當作二

此對疑亦文字富
言非當日詞令也

事議者勿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曰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

侵削數秦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己骨肉至親先帝所已廣

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罪為臣下所

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己侵冤建

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欬師古曰繁古累字累重也欬欬也

既反患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欬歎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

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雍門子壹

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已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堂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知氣動於音鳥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

夫眾响漂山應劭曰吹煦也師古曰漂動也响音許何反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聚民蝨成雷師古曰雷古雷字言眾蚊飛聲

有若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是曰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

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謂眾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

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在鄒陽傳叢輕折軸

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已能飛翔者曰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潸然出涕音灼

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潸垂涕貌音所姦反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山歧反又音力支反明

月曜夜蟲蠹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音音音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

泰山師古曰拂亦布散也昧暗也音音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

止也音鳥曷反讒言之徒蠹生師古曰蠹生言眾多也一曰蠹與鋒同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

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帝兄今羣臣非有

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莩也葭葉裏白皮也音灼曰葭莩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莩也葭者其箭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

鴻毛喻輕薄甚也葭莩師古曰葭莩也葭者其箭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

乎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吹毛言吹
求微細

曰擯欲謂斥退也水釋言銷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丘略反斯伯奇所曰流離比于所曰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

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永

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永

長也疾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首疾也臣之謂也具曰吏所侵聞於是上乃

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省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

主父偃謀令諸侯曰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

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

內師古曰好內就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

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

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曰稱為藩臣四十二年薨子哀王昌嗣一

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

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

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

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

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

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曰為程姬而幸之遂有

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寤已之繆幸唐姬曰孝景前二

年立曰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頭小舉手左右笑其

項王鮒鮒嗣服虔曰鮒音拘鮒音切鮒字或作附鮒其音同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音來

反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縱放也殺二人又曰縣官事怨

內史教人誣告曰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減其官屬所曰貶抑之三十四年

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

劉奉世云按表王莫以莫王弟紹封王年王莽時絕則此封廣德者誤也此云廣漢表王莫必有誤

宗和曰原越本作糖糖惡語也好樂急政曰糖今字本蓋蓋記也。案表作糖与糖同

且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呂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師古曰謚法曰蔽仁傷善曰繆

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

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

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

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

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

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

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已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

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

畫短衣大袴長劍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去好之作七

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呂為后去嘗疾

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衷中刀

師古曰衷古衣袖字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呂鐵鉞鉞

師古曰以鉞刺也鉞音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去呂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

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

等呂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忌也見音胡電反獨可燔燒耳掘

出尺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

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

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華也盡取善繒句諸宮人師古曰句乞遺之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

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讒毀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

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又數出入南

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呂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

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呂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

李云如此等事
漢諸王不勝書
封定安得復行

身為鍾鍾者師古曰屈奇奇異謀屈奇起自絕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

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

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

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

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

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檠也椽音竹角反杙音弋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

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糜其下亦同與去共支

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

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

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管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

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答

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鈔

灌其口中愛死支解已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

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近師古曰近逆也昭不敢逆昭信意

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

令出敖師古曰敖謂遊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

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

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師古曰積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嵬

時不再師古曰崔嵬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司反嵬音類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已教諸

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

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

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已為掾師數令

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

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相名已為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如淳曰彊相名奏狀事

姑字及汪

郎中令上疑有脫字

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
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
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
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
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
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
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曰為去悖
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
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節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
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巨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
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
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

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
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
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
襄隄侯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奚反瑜音愈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
時絕

膠東康王寄自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
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戰
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出所連出其車寄於上最親師古

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
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

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親其義亦同

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王子戴
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
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
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呂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呂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

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蘇林曰音養師古曰音他活反稅其字從木呂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

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呂妒

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如也媚音昌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

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呂稅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不分

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

稅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

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

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逮張騫也

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之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

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

傳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呂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

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妻不

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呂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

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集

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

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史記作三十二年表同

宋祁曰浙本云
十年下作一年去
二字及十字
宋祁曰浙本只云
二十年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
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召聞太后上書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
為勤王師古曰勤諡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
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曰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晏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
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
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
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玉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西川中鳳崗氏書

漢書五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

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而廣曰良

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數

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

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

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曰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

受梁印故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

不得賞也師古曰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亡之

師古曰負恃也確謂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

廣服虔曰內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也師

公孫賀傳賀北地
義渠人昆邪其
祖父也
昆邪乃可謂愛
才矣
按史記將騎數十
縱從字應如張
解音縱也若作
隨從解則將字

人下注無者
字家有

已該隨從之義矣

黃氏亦云廣

上廣之功也

一時之下或者

其有悔而廣

自悔不殺仲

廣之不遇

是故也

重武惠提兵

百步不妄殺

人富貴與宗

多極嗚呼盛

廣邊將材於

守右北平見

仗武志在

息民志在

廣是也

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廣曰是必射鵞者也文穎曰鵞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鵞大鷲鳥也一名鷲黑也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

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鵞者也師古曰疾馳而逐之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

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

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畱匈奴必曰我為

大軍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

曰皆下馬解鞬騎曰虜多如是解鞬即急奈何廣曰彼虜曰我為

走今解鞬曰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今敵意知之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

鞬縱馬臥師古曰縱放也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曰為漢有

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

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

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曰邊太守將屯

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部曲有軍候一

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屯而不立部曲也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不擊

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呂銅作鐃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斗今在榮陽庫中

俗或呼銅鐃音姚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

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

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乖矣省少也音所

領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

軍簿師古曰簿文簿音步尸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

之無忌禁師古曰卒讀曰碎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逸樂謂閑豫也為之死我軍雖煩

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

據此注莫當讀入聲

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不識孝景時百數直諫為太中

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呂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

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

四歲廣呂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

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

五係暫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呂故得騰於是

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為庶

人數歲與故賴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賴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

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

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

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竦驚也是呂名聲暴於夷貉威

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憺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憺音徒濫反夫報忿除害捐殘

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呂臨

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呂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

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

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

呂覽精通篇為養申奉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與此相類豈意因廣之善射而造為此事以加之歟

此事觀之廣之器量固不過於偏裨矣

怒形則千里竦言當使敵國畏之如是

振忿除害報盜邊之念而大創除民害其立功自贖

毋使謝罪非謂素有嫌怨者不妨殺以快忿也及匈奴數

歲不入右北平則功亦多矣故武帝遂不復問霸陵尉事

呂覽精通篇為養申奉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與此相類豈意因廣之善射而造為此事以加之歟

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

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利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曰郎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

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

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

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己大黃射其神

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大公所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也師古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一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

暮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軍

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

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

死贖為庶人廣軍自賞亡賞師古曰自賞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

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

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

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名聲

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

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

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已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

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已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

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

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迺將軍所已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

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緩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菟爰之詩云有菟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其善

爰緩意也作亦緩意

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少言師古曰呐亦訥字與人居

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已飲專已射為戲如淳曰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

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苛細也士已

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

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

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已為老不許

良久乃許之已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

已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東

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曲也音胡悔反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廣辭

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

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

軍陰受上指已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

音居宜反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

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

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甚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因

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矣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廣未對

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廣曰諸校尉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

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顏是孟說仍音所
角及則讀為本字
者非

首父仲馮皆以前
後莫府為廣前
將軍莫府案本傳
有莫府省文書之
語雖廣部亦有莫
府然觀上下文義
當如舊注往將軍
軍莫府為是

按廣失道非喪師
也軍曲折上行案
史記無宗本心
有失字
至莫府屬上句
讀即無二劉疑
矣

先叙李蔡而後終字敢事

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

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

戲嫣少不遜師古曰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曰為能當戶蚤死蚤師古曰

字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

死明年李蔡曰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

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墻音人椽反當下

獄自殺敢曰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

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

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

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去病怨

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

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

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下召禹使刺

虎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絡絡之而下也繫索也音力追反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曰劔斫絕纜欲刺虎

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得

名譽武帝曰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

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

已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

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

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

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劔客也力扼虎射命中

引出之未必惜禹也為誠怯即加罪不畏死則上意反解矣

王厚齋云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東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主文臣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龐西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節里之化

師古曰扼謂提持之也命申者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自分單

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日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

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曰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

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

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

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竝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

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曰少擊眾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

遮鈎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曰九月發出遮虜部師古曰鄣者塞上險

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併回觀虜即亡

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音仕角反

因騎置曰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曰

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曰聞步樂召見道陵

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

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曰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

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竝音胡剛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

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鐃鐃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

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

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

至也其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

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軍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

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

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二千餘級引兵東南

以圖為信也浚稽山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程大昌北邊備對引應劭云在武威塞北疎矣上云東西浚稽故曰居兩山間

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

亦令軍中縱火師古曰預自燒其虜草自救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

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秦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秦音去權反又音眷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

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

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

無言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

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

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

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

為前行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呂黃與白為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

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

呂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

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

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

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

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羣衣卷襲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衷也止

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犬息曰兵敗死

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

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

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呂

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

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次下亦同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

遮虜郭在居延

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

期至遮虜郭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

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

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已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

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

罪陵上已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

身已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日從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有國士之風今

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致孽也謂

地師古曰輾踐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類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拳同去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鄉也得人之死九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

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向奴之兵也暴猶章也彼之不死宜欲術

當已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纜

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

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

杆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干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

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已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

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臣李氏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

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

奴已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

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

亭林云陵當發
出塞迺詔彊弩
都尉令迎軍言當
候陵出塞之後乃
詔博德迎之

史記云匈奴單于
以其女妻陵而貴
之漢聞之族陵與
先後不同

前漢五十四

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曰李緒而誅使人刺

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闕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迺還單于

壯陵曰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

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

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

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

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

舊與相知者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

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數

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

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撮之髮其形如椎立政

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也霍子孟上官

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桀之字也曰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

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

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

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歸易耳

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

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

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

年元平元年病死黃氏云武帝區欲使或師故借陵以成其功陵不肖卒無救而敗悲夫有天下者

蘇建杜陵人也曰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曰將軍築

朔方後曰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曰右將軍

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服虔曰趙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

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律之意謂匈奴亦可居何必漢也

厚齊云論衡者明
之世見武官名曰移
中監以問百官
莫知案武德中
下有履字注移中
廢名
行字當讀去
聲前後放此
曰後有武取起標
持漢節事故於
出使時特書持
節二字因後還
者止九人故詳書
百餘人俱

武字子卿少已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殿監師古曰移中殿名

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

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已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

曰口音子閭反觀音丁奚反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

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已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

留在漢者因厚輅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

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呂充士

至匈奴置幣遺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

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候反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

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

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

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已貨物與

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

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破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已狀語武武曰事如此

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迺死是為

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

秩訾曰臣贊曰胡即謀單于何已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宜皆降之單于

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

曰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燼火

日復息師古曰燼謂聚火無焱者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蹈其背已出血武氣絕半

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論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

也音於云反焱音弋瞻反

也音於云反焱音弋瞻反

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

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

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

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

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呂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

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已

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關朝

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

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者於禁反

食讀曰飲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吞也音宴數日不死匈奴呂為

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不絕其事

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

食不至師古曰無人給飲之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實之師古曰蘇說是

於軒王弋射海上師古曰軒音巨京反武能網紡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繫謂輔正弓弩也繳音研

繫音響又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嬰小口犬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音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嬰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音二說是也王死後人眾

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今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

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

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

衛律為丁令王使人使盜之以困武其終降以分誘也

滄洲曰武使匈奴明年陵降武歸年度病死又十五年武始卒

君為奉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觸柱

折轅効大不敬伏劔自刎師古曰勿斷也斷其頸也音武粉反賜錢二百萬巨葬孺卿從

祠河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

金日磾傳曰養馬於黃門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

飲藥而死來時犬夫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

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

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

狂自痛負漢加呂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

降何呂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

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

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

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

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

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不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使其

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

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一說皆失之區讀曰甌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言太守

呂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臨

哭也音力禁反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

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

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

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時陵為右校王致因其稱

數月二字屬上且夕臨者數月也

一無乾字

曰成公云當陵
之海上說蘇武
陵母固未嘗誅
也而激切押闔
指斥漢失若心
欲武降則此言
豈可盡信邪

召會應前別置

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

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

且貫陵罪師古曰貫寬也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

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

曰徑萬里今度沙幕為君將今奮匈奴路窮絕今矢刃摧士眾滅

今名已噴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噴墜也音大回反陵泣下數行因與

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武巨元始六年春至京師

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

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

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曰反常惠後至右將

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已彊壯出及還須髮盡

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

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于燕

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今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

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

權自恣師古曰顯與專同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

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

數年昭帝崩武已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預賜爵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

帝已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自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人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

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已施于昆弟故人

士未有不廉而能著節者也

度之降則書隴
西大夫以李氏為
媿武傳末則係以
國亞形免列于牙
叔召虎其為勸
懲也至矣

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
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
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
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曰為郎又曰武弟子為右曹武年
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曰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署其
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頤侯韓增次曰後
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
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
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

名當世是曰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師古曰三人普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在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凡十一人皆有傳自

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

及儒者夏侯勝等皆曰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

圖曰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荷及死之日天下

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

雖小可曰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已成仁無求生已害仁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黃帝之子即古一人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呂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

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

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

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師古曰

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

廣皆冒衛氏。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一人皆不姓衛而冒稱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

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呂為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

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

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司馬貞曰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上稱媼

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妄增也

泉中徒所居也

高關。水經注史記
趙武靈王既蘇胡
服自代並陰山下至
高關為塞山有
長城長城之際連
山刺天其山中斷
兩岸雙關善能
雲舉望若關焉
即此表目故有
關之在也自關北
出荒中關口有
城跨山結局謂
之高關成上道
今常置軍捍
以防塞道

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文類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曰逆取曰篡。故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師古曰籠讀與龍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師古曰仍頻也。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

史記作
中以西故
當於西字
下讀
道出斬首
虜數千

出雲中則若向單
于連者忽西至隴
攻其無備所以遂取
河南地也劉敬傳云
河南白羊樓煩王去
長安近者七百里輕
騎百多可至攻殺
惡是後為得勝算
矣

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關。師古曰高關山名也。一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呂二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也。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少壯而賤，長老也。呂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故興師遣將，呂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執訊獲醜。師古曰執

朔方名
郡取義
於詩
西河北河
梓嶺弟
致其宜

榆谿旧塞。水經
注榆林塞云又謂
之榆林山自漢雲
悉榆林之數矣後
歷沙陔屈屈龜茲
縣西出故謂廣長
榆也王恂云榆林
為塞謂此矣

聽軍虛實、三千一十七級

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

二道出
匈奴右賢王怒漢
侵奪其河南地數
侵擾朔方以出
以擊走右賢王
前功也
出前而中而忽
西馬知不出朔方
而忽東乎亦今兩
將軍出右北平若
假單于於右賢
王也不著兩將
軍功果未嘗使
深入也亦

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
醜者得其衆也一日醜惡訊音信
歐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

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所

殺略甚衆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

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文穎曰沮音祖太僕公孫賀為

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

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

已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

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

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

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諸將皆已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

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

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杭又音工郎反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

于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

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疆祿中未有勤

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已勸士力戰之意也伉

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

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師古曰傳讀曰

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封敖為合騎侯

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其不名校也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搏戰獲王師古曰搏封說為

龍頤侯師古曰頤字或作額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笏侯臣贊曰茂

南笏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笏音普教反笏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

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軹

我宗注本俱
訛為我

趙信為前行
與右將軍并兵
繼未至故眾
不敵而敗

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
中郎將繒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
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
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
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
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
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
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蘇建盡亡其軍
獨呂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
也閔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今建棄軍可斬呂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
之禽也師古曰言眾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上平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今建呂數千當單于

閔安議是

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
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巨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不患無威
而霸說我呂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呂臣之尊寵而
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呂風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
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呂皇后姊子年十八為
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
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鵠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一不當其義也與輕勇騎八百
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日漢軍失
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

一道出斬
數千級

復出斬萬
餘人三千

將守行
史記無

史記以比字屬上為讀

於此傳中修蘇建事

八級得相國當尸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

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亦單于之丞也羅姑其名也比猶之也呂二千五百戶封去病

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

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

翁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

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甯乘人將軍所呂功未甚多身

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呂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

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親壽也青呂五百金為王夫人

親壽上聞問青青呂實對上迺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

大將軍呂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讀曰導軍得

呂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

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隃烏

緡師古曰隃與隃同緡古戾字也烏緡山名也討遼濮師古曰遼古速字也遼濮何奴部落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

重人眾攝虜者弗取師古曰攝虜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赦也虜音之涉反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距衣反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

中山關名也李奇曰鏖音庶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文穎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鹿聲轉寫訛取鏖謂苦擊而多殺也臯蘭山名也言苦戰於臯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鏖鹿牝鹿也音於求反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巳斬者獲其首也師

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列反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用謂軍中

之甲不喪失也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

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蚪反屠音儲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

日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

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

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

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師古

二道實四道出

二作三宗

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

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捕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

張晏曰鈞者居延也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船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

乎鄭氏曰鱒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

胡王也師古曰音塗音才由反涂音塗及相國都尉呂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

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

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

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且第十爵鷹擊

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間反右千

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且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

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

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者王王子且下十一人捕虜千七

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師古曰功臣侯

表作僕那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煇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

人取驍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

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

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日且親貴比

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且票

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

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

馳傳且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上恐其且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

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

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

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者數萬

史記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

此舉實有膽智生乎之功最大

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已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

為潔陰侯如淳曰潔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潔音吐合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胡王名也雁

疵為輝渠侯文穎曰雁音鷹疵音庇陰之庇師古曰庇音匹履反其字從疒非庇陰之庇疒音女革反禽黎為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

今此作禽黎轉寫誤耳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聯今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於是上嘉去

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

咸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昨同犇古奔字也巨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

堪戰陳誅獍悍師古曰獍健行輕貌也字或作捷悍勇也獍音丘昭反又音丘召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

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眾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

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輿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巨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

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巨寬天下繇役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

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

信為單于畫計常曰為漢兵不能度幕輕雷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雷而不

也久雷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

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連輜重也踵接也而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

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平陽侯襄

為後將軍師古曰曹襲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

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直

口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自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

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

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

礫擊面師古曰礫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引其兵如鳥之翅翼

置五屬國

如後說則輕雷二字屬上為讀

代郡雲中皆直單于庭大將軍出定襄及遇單于者時單于度幕遠徙非所居故地李廣傳云將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故與始時所居者不同是役若三將合兵票騎率力戰深入之士窮追則單于敗散之餘衆可獲矣

此五千騎乃游兵也

時單于止以精
兵待慕北與漢
兵多少不相當漢
又未罷戰必不利
漢已縱左方翼
繞之不去必考所
取故冒圍走也

云得匈奴積粟
食軍明所齎
糧已亦盡故曰
一即還此不能
深入久留之驗也
下詔書言票騎
之功云云取食於
敵卓行殊遠而
糧不絕蓋能塞
深入車重必不
相及輕齎有幾
其得敵糧乃所
謂天幸不爾他
耳

青出塞千餘里
追單于又二百餘
里而歸而主病出
塞二千餘里由力
戰深入之士皆屬
之也
史記左大將注云
隱曰漢書名數

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

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羸種馬于堅力當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鼠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克

反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擊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漢軍左校捕大相殺傷

虞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

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冀

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積粟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飲軍留一日而

還悉燒其城餘粟已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

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大將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

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

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

為單于師古曰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眾右王廼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去

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呂李敢等為大

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

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士服虔曰輦音重

輦允重輦也堯時曰重輦周曰獫狁秦曰師古曰輕齎者不以輦重自隨而所齎糧食也一曰齎字與約輕齎絕大幕

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呂誅北車者王號也轉擊左

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濟弓盧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

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壇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

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

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禱余山師古曰禱音其字從和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

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軒師古曰軒音之堯反軒音居言反皆

北一作比

如音須

兩常憲

票騎太深入東軍馬死且盡也。此書馬死之多。此書家隱顯。此史書家隱顯。互見之詞也。上文固云殺傷大當。

此喜士謂善養士卒與不省士及退讓與敢往反。

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杜侯伊即軒為眾利侯從票侯破
 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
 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左
 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
 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
 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
 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
 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
 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
 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樂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道司馬遷書者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
 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上為治策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巨家為也由此

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其從軍上為遣太官
 齎數十乘師古曰齎與資同解已在前也既還重車餘棄梁肉師古曰梁粟類也米之善者重音直用反而士有飢
 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度
 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毳蹋而戲也蹋音徒腓反鞠音姑六反
 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龍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為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冢上有堅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謚之并武與廣
 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義見謚法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確土服遠曰桓也子嬪嗣師古曰嬪音上戰反嬪字子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
 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
 侯不疑發于侯登皆坐耐耐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
 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

盧當作盧山
匈奴傳揚雄書
曰運府庫之財
填盧山之壑而
不悔注盧山與
中山也上文象
祁連山例之自明

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呂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
羌西南夷呂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
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讀曰

皇后言之上迺詔青向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

冢象廬山云師古曰有茂陵東次去最亦凡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

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也李廣張騫公

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郢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郢音之曰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

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呂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出代亡

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

一歲呂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呂將軍出北地

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呂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

四歲呂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呂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

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

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沮音祖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呂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

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

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

最字提行

趙信呂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被樹人師古曰馮翔之縣也被音下活反又音丁外反樹音許羽反武帝立十八年呂主爵都尉

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

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呂太中大夫為拔胡將

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呂御見侍中師古曰呂善御得見因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用校尉數從大將

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呂將軍師古曰再出為票號校尉也斬首

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呂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

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

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呂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

死後博德呂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

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久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

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

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後六歲呂浚稽將軍將二萬騎

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

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

興天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

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師古

戾太子傳太子未
斬江充仇先生
巫蠱死
責一作責然此自
指以古義責之
孟子曰責難手

君不必以下責謝
曰之文改為青
宗本之作責非
誤也

曰言不為賢士
大夫所稱譽
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
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
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票騎亦方此
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
此類也

黃氏古者云衛霍以威晚用霍結大言阿意故尤見寵國任要武帝兵伐匈奴兵也則六何廷
而非私邪二人皆孟子所謂民賊班氏之傳每出兵即從匈奴寇邊殺戮多則明二人非特德
寇乃寇招北後多益而又害二人之罪尤著者衛霍傳須合李廣者衛霍係入三千里
詳震夷文今看不傳不直一錢李廣每我振此困殞終身今看不傳英風如在史氏揚
抑予奪之妙是常事可也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漢書五十五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曰

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蓋三年不窺園其

精如此師古曰雖有園圃不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

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師古曰數而仲舒曰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

猶懼有闕師古曰永深也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

絜博習之士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欲聞大道之要

至論之極師古曰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褒進

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統紀也德也釋
為諸者非此處
本意觀第三葉
中統紀不終之
語可見

可謂持學於外
約之以禮有傳
一代醇儒也

貌也詩邶風旄丘之篇曰
衰如充耳衰音弋授反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

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樂名。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聖王已

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師古曰：筦，與管字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

則先王之法，已戴翼其世者甚衆。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已仆滅。師古曰：日，反

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

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師古曰：操，執也。

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

補與？師古曰：屑，屑動。作之貌。補，益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

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師古曰：燭，照也。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脩何

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登，成也。惠潤四海，澤臻中木。師古曰：臻，至也。中，古草字也。三光全

寒暑平，受天之祐。師古曰：祐，福也。音估。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為鬼，神所欲饗。惠澤洋溢，施虐方

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弋。歧反。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

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已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猥勿

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一，疏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

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

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

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

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已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

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已譴告之。師古曰：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

怪異，已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已此見天心之仁愛

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疆勉而已矣。師古曰：疆，音其。兩反。此下並同。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

此統字六紀也。德也。制策有烏虜字。而今場屋禁之異也。

李云：泄猶遺漏也。非懼漏泄其意。

疑釋不可復反之

小字宋本制下有禮字誤也

飭一作飾

釋風興夜寐
法古無補疑

二語提起先王
所操持以致治
之道

明所以改制作
樂而天下和洽

明皆操持詩諫非
天之降命不可復
反周宣能則先王
之法即衰者音真
安得疑為無補也

對災異之變錄
起乃諫所操持者
也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也

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茂勉也

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

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

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適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已深入教

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

也樂者所已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明也易音

弋鼓反著音竹筋反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

缺而箠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

有存者是已孔子在坐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是已政日已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

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

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

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

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

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

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迺曰復哉復哉復報

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已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言修德者不獨空為之而已必

有近也皆積善索德之效也師古曰索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與逸同不能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已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中音竹仲反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曰蓄畜聚也上下不

小宗本無
立字

申上治亂廢興在於已即風流今行刑輕姦改之方也

安溪云陰既大冬便是用陰矣易云積於空虛不用之虞者終以陰為物便已無物猶總以義正萬事便已無事也當其止處是

時出佐陽入伏於下則所謂積于空虛之處也

於不志引此猶成歲下有初字係上尚有陰字名為作佐此記

治亂廢興在已而德教之被又必有序得其本而善推之則災異息而受命之符自至先王所

和則陰陽繆繇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繇古庚字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冶呂喻造瓦治呂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

故不空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中上之風必偃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

其中旋轉者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綏之斯依動之

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臣謹案春秋之文

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成反正次玉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春王正月之一句也

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曰

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曰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曰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

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曰成

歲為名蘇林曰卒曰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曰

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曰治世猶陰之不可任曰

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

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適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孔子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

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無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

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

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

正心曰正朝廷正朝廷曰正百官正百官曰正萬民正萬民曰正

正心曰正朝廷正朝廷曰正百官正百官曰正萬民正萬民曰正

正心曰正朝廷正朝廷曰正百官正百官曰正萬民正萬民曰正

風中下小宗本無也字

由以通于治盡乎此也

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

是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中木茂天地

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

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

又有能致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

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日教化不

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日教化

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

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

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日教於國設庠序

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漸民日仁摩民日誼

師古曰漸謂浸潤之也節民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

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復脩教

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

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

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

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為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

秦所行乎顛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日俶未嘗有日亂

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

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抔文穎曰抔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抔距也冒讀如

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

不可圻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圻鏝也所以泥飾牆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

以下又極論獨任執法之吏不可以治民以明俗化之變終始之序惟在脩飾德教為受天祐而澤羣生之要所謂萬事之統猶懼有闕嗣於修飾德教而已

者也二字因上誤行

注本無此字

能作可

呂覽異用篇
昔蛛發作網
吾今之人學
舒新序作蛛
發此蛛字所本

論飾五常之道
主所以正心而為立
教之本者也五常
脩則性命之理自
無不遂矣

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音胡

反如呂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

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呂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蛛

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

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

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

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

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制曰。蓋聞

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文頴曰巖郎殿下小屋也音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師古曰音說是也垂拱無為

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昃字而宇內亦治。夫帝

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遺玄

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

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戚把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而頌聲興。夫帝王之

道。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瑑。師古曰瑑謂彫刻為文也音蒙下皆類此又云。非文亡

呂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呂督姦傷肌膚。呂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

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

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殺甚眾天下空虛也耗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濶亂音莫報反鳥

虜。師古曰虜讀曰呼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工孝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

思所呂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勸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

今朕親耕藉田。呂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

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校本作退
毛本作據北
宗蜀本天字
如此然不如
小字宗本在
退字為是
今作殊別
本

勸非作飾

師古曰氣惡也氣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塗師古曰遂成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淆師古曰質易也

渾般雜也質音武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今子

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

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吏之法與讀曰歟其下類此將所繇

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友謂道也各悉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也毋諱有司師古曰

曰言不當思畏有司而不極言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曰稱朕意師古曰究極也仲舒對曰臣

聞堯受命曰天下為憂而未曰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

是曰得舜禹稷禹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及中音竹仲及故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迺成

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

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迺即天子之位曰禹為相因堯之輔佐

繼其統業是曰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

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天下耗亂萬民不安師古曰耗不明也

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曰閔天

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瓚曰皆文王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

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也濱音賓又音頻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

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曰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

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顯示也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

由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

采玄黃之飾所曰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

以下對勞逸之殊

以下對奢儉之異

以下對德教刑
罰不可以異尚
更用

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曰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
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遜順也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
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橐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
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
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曰試其材也爵祿曰養其德刑罰曰威其惡故民
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曰文之
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
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申申不
害也商商鞅也憎帝王之道曰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曰教訓於
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
是曰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

小宗本無
天字
空言二字
宗本注本
無宗本有

以下先快諷以
未可以盡思極
神自解

不誠無物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
必無異也嘗與
及直之語系觀

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憊酷之吏師古曰憊痛也音于感反賦斂亡度竭民
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曰刑者甚眾死者
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曰政坐之曰刑民免
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曰政法教導之曰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
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
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
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玉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
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言也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
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曰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
而務曰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請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

師古曰厲請勸勉之也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

能得人則治民
貴始有兩寄故
以專論求賢

漢初嘗十算以上
乃得官景帝後
二年更令嘗算
四得官詳見景
紀

王伯厚玉海云郎
選其途非一有以
兄任子弟為郎者
如張安世爰蓋是
也有以富嘗為郎
漢儀注謂嘗五百

萬得為常侍郎
如張擇之司馬相如
是也有以獻策上嘗
為郎者豈敢妄
信是也有以孝著
為郎者馮唐是也
董云更子石子弟
選郎吏又富嘗
者蓋多出此途
上所謂英俊乃能
明王道輔長民
者也養之不可不
此吏民之賢者以
郡守縣令之材承
流宣化者也求之
不可不廣

四語前知性惡篇
之文

王伯厚云董仲舒
在元初對策願
興太學置明師以
養天下士數致
以盡其材傳謂立
學校之官自仲舒
發之故武帝紀

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

原也今曰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

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曰養天下之士數考問曰盡其

林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

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

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迺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

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

遂黎民未漁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申申郎

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曰富嘗未必賢也師古曰嘗與資同且古所謂功

者曰任官稱職為差師古曰差次也非所謂積日繁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

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謂猶妨也是曰有司竭力盡知

務治其業而曰赴功今則不然累日曰取貴積久曰致官是曰廉

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曰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師古曰關由也

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

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迺反與之交易求利也

師古曰嘗與資同

師古曰謂猶妨也

師古曰謂

師古曰授之曰官曰使其材也

師古曰錄謂存視也

師古曰善言古者徵證也

師古曰眩惑也音郡

師古曰善言古者徵證也

師古曰善言古者徵證也

師古曰善言古者徵證也

師古曰善言古者徵證也

夫長吏郎

中自吏至

郎吏向者

厚如請

小亦本無所

字乾道

定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武可謂學校之官也元朝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說於是丞相領儒林傳其著功令也詳於取而略於教不過開福利之途而已明徑而志者紫教子而擬筆金就知古者為己之學非僅以伸舒為相使正誼明道學行於時則學者興于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

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古師

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及復重言之也復音扶目反詩不云虞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清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朕將親覽焉

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

唯聖人處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惟聖人能之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

而學之益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

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

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

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舍同殊異也建日月風雨

曰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古秋師古曰溥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曰生也

仁者君之所曰愛也夏者天之所曰長也德者君之所曰養也霜

者天之所曰殺也刑者君之所曰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天人

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

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

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

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

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

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曰犯法而罪多一

歲之獄以萬千數以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

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

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

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

行宗作

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人有父子兄

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

陳設其序粲然有文，已相接。師古曰：粲明貌。驩然有恩，已相愛。此人之所已貴也。

生五穀，已食之。桑麻，已衣之。師古曰：食讀噴曰。飲衣音於既反。六畜，已養之。服牛乘馬，圈

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性生也。

曰：率經載孔子之言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

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已為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師古曰：循順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已。為君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

道。虚心，已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己晦致

明，已微致顯。師古曰：晦與暗同。是已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庠深山。孟

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益有漸，已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

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已動天地也。故盡小者

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眾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雅大明之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

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

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已得令名

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景，影也。

曰：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

然自己，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已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

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此數語非致知立
志居敬力行無所
不包
李云此段須與中
庸脩身以道至
知天知人一段來看
然後知其理之密
也

人下宋無
之字

師古曰復謂友復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師古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友舉其偏者

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曰掇溢扶衰所

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掇古救字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改正

朔易服色曰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

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掇當用

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

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不變道亦不變是

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

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

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

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廢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

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曰休美也

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爾

師古曰履與僅同僅少也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此大臣

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

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

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曰古準今

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盪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與讀皆曰歟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

可得見乎師古曰友謂還歸之也黨音他朗反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

以下申明第一對中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之不能止也

文致謂文致之極也

以下申明第一對中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之不能止也

之意上之人去其好
利之心以為立教之
本所謂正志以正朝
廷當其務敦先
於此武帝所當
虛心以改去其多
欲而後仁義可施
也其止言正朝廷
正萬民猶孔子對
哀公亦言在下位之
意先生得其微矣

平準書酷吏傳
相為表裏始終數
語盡之矣

安漢云董子已觀
武帝多欲與利之
漸而不敢斥言故
孝以大夫為說就
孔子對哀公之言
在下位之意

上齒則有齒其餘
無角者則有上齒
傳其翼者兩其足
師古曰傳讀曰附附
是所受大者不得

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
是亦受大者

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虜

此民之所已囂囂苦不足也
師古曰囂讀與囂同音
身寵而載高位家溫

而食厚祿師古曰載亦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已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

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

曰畜讀務此而亡已已迫蹙民師古曰蹙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損謂轉蹙

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已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

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已為制大夫之所當循已為

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

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音如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虜師古曰紅讀曰

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

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

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

音才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欺

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

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豈可已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皇皇

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易解

卦六二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又辭也

揚子法言及覆
數千言不出此
數句

安溪云此等議
論仲尼之徒不能
過也何慚游夏
哉

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
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

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臣上亡
臣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臣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辟然後統紀
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曰仲舒為江都相事

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曰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
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犬夫種也蠡范蠡也種音之勇反蠡音禮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曰為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
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

對大問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菜也之為惠諡也吾欲伐魯何如柳
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

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曰徒但也況設詐曰伐吳虞繇此言之粵本
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曰仲尼

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項曰霸次下亦同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

侯為賢其比三玉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
國曰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曰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
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彙未

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為彙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
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曰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

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公孫弘傳少為
獄吏年四餘乃
學春秋雜說
王厚齊云班史
叙武帝名臣李
延年桑羊亦
與焉若儒雅則
列董仲舒於公
孫和兒寬之間
汲黯之直豈下
式之倚哉史筆
之褒貶萬世之
榮辱而董猶
渾散如此謂之
比良還董可
乎

四夷師古曰攘卻也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為世用事師古曰希位至

公卿仲舒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

二千石弘迺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

身已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

家產業已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

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

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古曰

陵子及孫皆已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

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

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

杯首布回及蕃音扶元反

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林雖伊呂亡已師古曰伊呂伊尹也加師古曰伊呂伊尹也筦晏之

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筦筦仲也晏晏嬰也伯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至向子歆已為伊呂

迺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

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

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

及虜游夏師古曰漸浸潤也游子游夏子夏也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

龔篤論君子也曰歆之言為然

安溪云此論未
有依據

劉歆末路披猖班
氏恐言以人廢故
復以龔所論者
佐之

董氏曰物云自孟子沒後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立佐為學
流儒鮮其比也後幸而及門於孔氏就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耳其說
詎不謀其利以世為不計其功如許正論亦多古人其後能見之者惟伊洛
流儒者見之少矣惟流儒者見之少矣惟流儒者見之少矣

五

類以注文繁多分為
下二卷非班書本
然也宋儒作人行狀
南上下二卷為失揚矣
惟合貨志心願無注
然亦非班氏舊次云

此即猶令擇者身
家之人非入粟拜爵
之比漢得官皆由
此算有市籍者
六不得官也即官
宿衛親近欲其
有所顧藉重於
犯法亦各從其類
也
厚齊引史通云
司馬相如始以自
叙為傳然其叙
但記自少及長立
身行事而已今攷
之本傳未見其為
叙又云相如自叙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競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

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竝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師古曰擊劍者劍也

之非斬刺也

名犬子

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也

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

如師古曰藺相如六國時趙人也義而有勇故追慕之

曰嘗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

師古曰嘗讀與貨同貨財也呂家財多得拜為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

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

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

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

明帝諱故相如見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

數歲適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呂自業素與

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

師古曰遂達也

來過我於是

相如往舍都亭

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

臨邛令繆為恭敬

師古曰繆詐也

日往朝相如相如

羣書

卷六

客遊臨卭以春秋
評譚特為美談
未必然意者相如
集載本傳如實
謹新書末篇故
以為自叙歟

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卭多富人卓王孫

僮客八百人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言其家富亞王孫也。迺相謂曰：令有

貴客為具召之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已百數至日中

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卭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

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眾人以此意也。一坐盡傾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酒酣臨卭令前奏

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娛師古曰：秦進也。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師古曰：行謂曲

重而呂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挑音徒了反。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師古曰：閒讀曰

甚都張揖曰：甚得都士之節也。韋昭曰：都邑之容也。師古曰：都開美之稱也。張說近之。詩鄭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師古曰：閒讀曰

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悅恐

不得當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之。既罷相如迺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

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卓王

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

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卭文穎曰：弟且也。張揖曰：如往也。師古曰：弟但也。發聲之急耳。酈食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卭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呂居酒相如身自著犢鼻褌師古曰：即今之褌也。形似犢鼻故曰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酒也。器食器也。食已則酒之賤人之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師古曰：先禮反。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師古曰：杜塞也。今文君既失身於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不患少財也。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分與文君

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

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師古曰：言縣令之客不可辱也。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分與文君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侍上上讀子虛賦

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

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卭文穎曰：弟且也。張揖曰：如往也。師古曰：弟但也。發聲之急耳。酈食其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卭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呂居酒相如身自著犢鼻褌師古曰：即今之褌也。形似犢鼻故曰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酒也。器食器也。食已則酒之賤人之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師古曰：先禮反。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師古曰：杜塞也。今文君既失身於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不患少財也。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分與文君

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

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師古曰：言縣令之客不可辱也。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分與文君

當字作對字釋之
為長顏說非也

倦游注意言其
游之多也令人以
怠且病解誤矣

禪音昆

貧音志

之作也家司之

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迺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迺諸侯之事未足

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

相如曰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稱說楚之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曰

曰烏於為齊難師古曰難詰楚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讀曰無下皆類此欲明天子之

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師古曰藉假也曰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

於節儉師古曰卒終也謂終篇之言若墮牆填塹之比者因曰風諫師古曰風讀曰諷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師古曰田讀曰悅

田罷子虛過姪烏有先生師古曰姪誇証之也音丑亞反字本作詔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

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

僕樂王之欲夸僕曰車騎之眾而僕對曰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數也任南郡華容縣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反字或作蕢其音同耳

田於海濱師古曰濱涯也音宿又音頻列卒滿澤梁罔彌山師古曰梁覆車也即今轎車罔也王國免爰之詩曰雉罹于梁梁亦梁字

掩菟麟鹿射麋格師古曰麟謂車踐轆之也音參鷲於鹽浦割鮮

染輪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搗也切生肉搗車輪鹽而食之也師古曰鷲謂亂馳也搗搗也鷲音務搗音如閱及搗音一頓反射中獲多

矜而自功師古曰自矜其能曰為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

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

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

能徧覩也又烏足曰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曰子之所聞見

言之僕對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

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

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第鬱隆崇律崒郭璞曰詰屈練起也第音佛岑峯參差日月

蔽虧張揖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師古曰岑音仕林及岑音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相龍池陂

陔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積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陔音馳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意假借協陔之韻也師古曰

文選作孰与寡人乎

爾

崒音卒

陂音頗

姪音又上

文晉之說皆非也下屬江河者總言山之廣大所
連者遠耳於文無妨坡音普河及屬音之欲反
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坭錫

碧金銀 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曠也赭赤赭也堊白堊也雌黃白坭錫
之青白色者也堊音惡沙今之朱砂也青曠今之空音也赭今之赤土也堊今之白土也錫青金也碧謂玉

玉玫瑰琳珉昆吾 張揖曰琳玉也珉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
增音附 贖音一郭反 眾色炫燿照爛龍鱗 師古曰言采色相燿若龍鱗

瑊瑊玄厲 張揖曰瑊瑊石之次玉者也玄厲黑石
瑊音林 珉音嬰 瑊瑊玄厲 瑊瑊石之次玉者也玄厲黑石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張揖曰蕙圃蕙草
石白者如水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穹窮昌蒲江離麋蕪 張揖曰江
今澤蘭也今流俗書本芷若下有射于字妄增之也 穹窮昌蒲江離麋蕪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地靡 師古曰登上也降下也地
廣之貌也衍音弋職又增音徒但反曼音莫幹反

緣已大江限已巫山 張揖曰巫山在
南郡巫縣也

其高燥則生葳 師古曰葳即今
析苞荔 張揖曰葳馬藍也析似燕麥苞蔗也荔馬荔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葳即今

案衍壇曼 師古曰
案衍壇曼 師古曰

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郭璞曰波
多 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 張揖曰鉅狀魚
身而蛇尾皮有

石白沙 應劭曰夫容蓮華也
夫容字本無草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龜 張揖曰蛟狀魚
珠體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蜥蜴甲有文龜似龜而大師古曰張說蛟者遇

北則有陰林巨樹梗柗豫章 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過可知
音步田反即今黃梗木 梗音南今所謂楠木 柗音南今所謂楠木

檣梨棗橘柚芬芳 張揖曰檣似梨而甘棗棗也師古曰檣
檣音南今所謂楠木 梨音南今所謂楠木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 張揖曰騰遠獸名
射干音南今所謂楠木

其下則有白虎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

其下則有白虎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

其下則有白虎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

其下則有白虎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

其下則有白虎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

其下則有白虎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

其下則有白虎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

其下則有白虎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

其下則有白虎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

其下則有白虎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

巴蕉巴字令人誤加草

柚與橙今人尚混為一疑遠地差近古也

猗音於綺反今人猶呼
相撫掩容養為猗靡
翕呷萃蔡張揖曰翕呷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古曰呷音火甲反萃音翠又音千賄反
下摩蘭蕙上

拂羽蓋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髻也上拂羽蓋謂飛纒也
錯翡翠之葳蕤師古曰錯雜也葳蕤羽飾貌
繆繞玉綏張

忽若神之髣髴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謂鄭女曼姬之容服也綏即今之所謂采纒垂纒者也繆音繆纒音纒
眇眇忽

於蕙圃文穎曰宵獵為獠師古曰獠音力笑反
嬖嫫勃窣上金隄師古曰嬖嫫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之隄塘堅如金也嬖音

揜音先安反窣音
揜翡翠射駿驥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青羽者曰翠駿驥鳥也似先忽反揜音丁兮反
揜翡翠射駿驥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

微矰出熾繳施師古曰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百繳係
弋白實非也駿音峻矰音儀

鵠連駕鵠師古曰鵠水鳥也其鳴聲鵠鵠云駕鵠野鵠也連駕鵠又下雙鵠而
雙鵠下玄鶴加師古曰鵠鵠為鳴鹿山東通謂之鵠鄙俗名為錯落錯者亦言鵠聲之急耳文謂鵠將將音來奪反鵠鹿鳴呼皆象其鳴聲也玄鶴黑鶴也相鶴經云鶴壽滿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言弋射之妙既中白鵠而

急而後游於清池郭璞曰浮文鵠張揖曰鵠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連駕鵠也鵠音鶴
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也師古曰鵠音鶴

揚旌棧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
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也師古曰鵠音鶴

罔毒貝鈞紫貝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師古曰貝水中介蟲古曰為貨也
攄金鼓師古曰攄撞也金鼓

吹鳴籟張揖曰籟籟也
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人船長也
聲流喝

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鼈躍濤浪作也師古曰沸音普益反
涌泉起奔揚會

礪石相擊琅琅磕磕師古曰礪石轉石也礪音盧對反磕音口益反
若雷霆之聲

聞乎數百里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粺粺師古曰靈鼓六面擊之所曰警衆也
車案行騎

就隊師古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部也行音胡郎反隊音大內反
繩乎淫淫般乎裔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師古曰繩音履般音盤
於

是楚王迺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

泊澹皆安靜意也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
勻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勻藥呂蘭桂調食文穎曰五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力轉切

將割輪焮自己為娛師古曰將字與轡同焮音千內反焮亦盪染之義耳言讒
臣竊

觀之齊殆不如師古曰殆近也
於是王無已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

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况齊國師古曰言有惠賜而來也
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

後字下文更有發字

陽雲按孟注當從文
選作雲陽此本對以
雲陽之事也今史記
中亦作陽雲

御倉也
礪音暈
磕音慨
畢音益
鳴音隆

衆師古曰與使者出田迺欲戮力致獲呂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言使者悉盡也

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張

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先生即謂于虛耳下又言先生行之豈先賢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

雲夢曰爲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

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

信也章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惡害足下之信是傷私義也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

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爲累重而於齊無所負擔故云輕也累音力端反且齊東階鉅

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州曰階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海間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

萊不夜縣於其土築宮闕師古曰觀音工喚反射乎之罘音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腫縣射獵其浮勃澥師古曰勃澥海

別枝也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邪與肅慎爲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也師右呂

湯谷爲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仿徨乎海外師古曰仿音旁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匈中曾不蒂芥張揖曰蒂芥刺鯁也師古曰蒂音丑介反若迺倣儗

瑋異方殊類師古曰倣儗猶非常也倣音吐歷反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師古曰萃與萃同萃集也如鱗之集言其多也充

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張揖曰禹爲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草木禹爲堯司徒敷五教率萬

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爲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至耳是呂王辭不復師古曰復反也謂不反報也何

爲無呂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師古曰听笑貌也音嗣又音牛隱反楚則失矣而齊亦

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已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師古

曰述循也謂順行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已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已禁絕淫放耳師古

曰疆讀今齊列爲東蕃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隄限越海而田師古曰捐

棄也謂田於青丘也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已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

不可已揚名發譽而適足已專君自損也師古曰專古賜字且夫齊楚之事

又烏足道乎師古曰烏於何也道言也君未覩夫巨麗也師古曰巨大也麗美也獨不聞天子之上

縱言之耳非必屬齊也文注誤

蒂音莖

听銀上
所注誤聽
下一件字空
同下

嶮登降施靡郭璞曰隱麟鬱壘堆龍不平貌麟音洛盡反 師古曰壘音律施音弋爾反施靡猶連延也 坡池獬豸郭璞曰坡池旁

獬音衣被之被師古曰坡 允溶淫鬻張揖曰水流溪谷之間也 散渙夷陸師古曰散渙

也易曰風行水上渙 亭臯千里靡不被築師古曰為亭候於臯隰之中千里 揜曰綠

蕙張揖曰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蕙草也 被曰江離綠曰靡蕪雜曰留夷張揖

夷新夷也師古曰留夷香 布結縷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綫相結故名結

草也非新夷新夷迺樹耳 揭車衡蘭應劭曰揭車一名芝輿香草也 橐本

因曰攢戾莎師古曰攢聚也戾莎音莎 射干師古曰橐本草類曰芷根似芎 葍藟藟荷如淳曰此藟藟上齊也 師古曰藟之息生

生筍可引為蕙又治蠱 歲持若蓀如淳曰歲音鍼張揖曰歲持闕若杜若也 蓀香草也師古

毒此音熱藟音人羊反 蔣茅青蘋張揖曰蔣茅也茅三稜也 郭璞曰茅

薑而為檉葉之狀今流俗書本持字或作橙非也後人妄詳 支黃檉師古曰支黃檉

改耳其下迺言黃甘橙榛此無橙也 離靡廣衍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 應

屑之木也二者雖非草類既云 布濩閔 風披靡吐芳揚烈師古曰烈酷烈之 郁郁菲菲衆香發越郭璞曰

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 離靡廣衍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 應

響布寫晝夢必蕪師古曰於響盛作也寫吐也晝夢必蕪皆芳香意也 於音許乙反響音

於是乎周覽汜觀師古曰汜音敷劔反 緝紛軋芴孟康曰緝紛衆盛也軋芴綴密也 師古

芒恍忽郭璞曰言眼亂也 視之無端察之無涯師古曰涯 日出東沼入

岸西陂張揖曰朝出苑之東池 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師古曰言其土地

死水 不凍 其獸則庸旄獬犛沈牛塵麋張揖曰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犛牛黑色

而大郭璞曰庸牛領有肉堆獬似熊厚脚銳鬣骨無髓食銅鐵獬音狎犛音狸師古曰庸

牛即今之犂牛也旄牛即今所謂偏牛者也犛牛即今之貓牛者也犛字又音臬塵音圭 赤首

園題窮奇象犀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 師古

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師古曰言其土地氣寒當暑凝凍地為之裂故涉冰而渡

揭音丘 其獸則麒麟角端駟駘橐駝張揖曰雄曰麒麟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題一

無角角端似猪角在鼻上中作尖師古曰麒麟角端 蛩蛩驪駘駘驢驘郭璞曰驪駘

重坐曲閣師古曰廊堂下四周屋也重坐謂 華棖壁璫輦道纚屬師古曰棖棖也

響音彼 驪驘同 揭音器 經宋所敘 續音陌 必音別 慎音真 形音乞 搢音履 宗作葍 蔓 揭音結

茅文選作芋

道游次皮軒之後取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曰赤皮孫叔奉轡衛公參乘鄭氏曰孫

為重益今此制尚存又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道讀曰導僕御大將軍參乘師古曰參乘在車之右也解其在文紀也

中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校中隨天子乘輿也師古曰此說又非也四校者闕校之四面也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也鼓嚴簿縱獵者

孟康曰鼓嚴嚴鼓也簿簿也師古曰因江河曰陸泰山為櫓蘇林曰陸獵者圍陳遮禽獸也張

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為陸師古曰陸音陸車騎雷起殷天動地郭璞曰殷猶

登泰山而望獲言田獵之廣遠取郭說也陸音陸淫淫裔裔緣陵流

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生貔豹搏豺狼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毗師古曰貔豹

手熊羆足捰羊張揖曰熊人身入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捰羊鷹羊也似羊而青師古

鵠蘇孟康曰鵠鵠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鵠似雉綉白虎張揖曰若白虎文綉被斑文

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斑文亦獵豹之皮也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斑文亦獵豹之皮也

歷之坻師古曰積歷沙石之貌也坻水徑峻赴險越壑厲水師古曰厲水推蜚廉

弄解鷹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解鷹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

推失其義矣解音蟹屬音丈介反格蝦蛤鉦猛氏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似

音遐蛤音閻鉦音蟬絹裏射封豕張揖曰裏裏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也蝦

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於是乘

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郭璞曰言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師古

曰睨表視也部曲解在李廣傳睨音五計反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儵復遠去師古曰儵然流離輕

禽蹇履狡獸師古曰流離轉白鹿捷狡菟郭璞曰狡菟健軼赤電遺光耀張

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氣為變怪者遊光之屬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

所極也覆也彎蕃弱滿白羽文穎曰彎牽也蕃弱夏后氏之良工名引弓盡箭鏑為滿白羽射游

梟標蜚遽張揖曰梟惡鳥故射之也標梢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梟羊

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弦矢分執殪什文穎曰所射準的為

曰什斃也殪音斃什音赴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赴如射斃然後揚節而上浮

也郭璞曰言陵驚風歷駭焮師古曰焮謂疾風從乘虛亡與神俱張揖曰虛無廖廓

騰遊也 郭璞曰言 下而上也音必遙反 與元通靈言其所 羅音循 條音叔 操音略

乘氣之高故能出飛
鳥之上而與神俱也
蘭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亂者言亂其行伍也
道孔鸞促駿驥

郭璞曰道促皆追捕之
也師古曰道音材由反
拂翳鳥
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也
捐鳳凰
師古曰捐音山交反
捷鵠雛

揜焦明
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

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迺有八紘
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彿也師古曰紘音幼
率乎直指
師古曰率然直去意
揜乎反

鄉
師古曰揜然疾歸貌
歷石關歷封巒過雉鵠望露寒
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古曰歷踰歷經

下堂黎息宜春
張揖曰堂黎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各在杜縣東即今曲江池是其處也
西馳宣

曲
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濯鷁牛首
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古曰濯者所引刺船也鷁即鷁首之舟也濯音直牟及
登龍臺

掩細柳
郭璞曰觀名也
觀士大夫之勤略
師古曰略略也觀音來各反師古曰懶音女展反
騎之

獵者之所得獲
郭璞曰平其多少也
徒車之所闐轍
郭璞曰徒步也闐轍也轍音來各反師古曰懶音女展反
騎之

所蹂若人之所蹈藉
師古曰蹂若謂踐也蹂音人九反
與其窮極倦執驚憚龍伏
郭璞曰言交橫窮極倦

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
郭璞曰言交橫也師古曰它音徒何
填阮滿谷掩平彌澤
師古曰平平原也彌亦滿也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顛天

之臺
張揖曰臺高上千皓天也師古曰顛音胡考反
張樂乎膠葛之寓
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
撞千石之鐘

立萬石之虞
師古曰虞獸名也立一百萬斤也
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師古曰翠華之旗曰翠羽為旗上葆也靈鼉之鼓曰鼉皮為鼓鼉音徒河反又音徒丹反

奏陶唐氏之舞
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古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閉筋骨縮栗不達故作為舞曰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二歷言黃帝顓頊帝嚳迺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譌不視古今人表矣改易呂氏本也
聽葛天

氏之歌
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曰歌八曲一曰戴民二曰玄極師古曰張說八曲是也其事亦見呂氏春秋張云三皇時君失之矣
千人倡萬人和
師古曰倡讀曰唱
山陵為之震動川

谷為之蕩波
郭璞曰波浪起也
巴俞宋蔡淮南干遮
師古曰巴俞之人剛勇好舞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

文成顛歌
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音則
族居遞奏金鼓迭起
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金鐘也鐘之與鼓亦互起也迭音徒結反
鏗鎗闐鞀洞心

駭耳
師古曰鏗鏘金聲也闐鞀鼓音也洞徹也駭驚也
荆吳鄭衛之聲
郭璞云皆音鏗音日耕反鎗音初衡反闐音託郎反鞀音櫛
陰淫

濩武象之樂
文穎曰濩舜樂也濩湯樂也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商人陰淫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呂兵追之至於海南迺為三象樂也

商江謏

鏡

南江謏

亦作闕

關文選作闕史記亦作闕

案衍之音

郭璞曰流瀾曲也師古曰衍音弋戰反鄢郢續紛激楚結風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郢楚都也續紛舞貌也郭璞曰激

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續音匹人反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古曰俳優侏儒倡樂可狎玩者也狄鞮音于奚反

所已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恣所觀也靡曼美

色於後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若夫青琴處妃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穎曰處妃浴水之神女也師古曰處讀與伏字同字本作

絕殊離俗郭璞曰世無雙也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刻畫鬢鬢也

柔橈嫵嫵嫵媚纖弱師古曰橈動曲也嫵嫵柔屈貌也纖細也細弱

曳獨爾之禴袿眇閭易已恤削張揖曰禴禴禴也

便嬛輕麗也韓約婉約也嫵音翫靚音淨師古曰妖冶美好也閑都雅麗也韓音練

總謂骨體也恍音女教反媛音於圓及嫵音武嫵即繼字耳

長眉連娟微睇絲貌郭璞曰連娟言曲細絲貌視遠貌貌音遊師古曰微睇小視也娟音一全反睇音大

於是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

天子芒然而思師古曰芒然猶罔然也音莫郎反似若有亡師古曰如有失也曰嗟乎

此大奢侈朕已覽聽餘閒無事業日師古曰言聽政餘暇不能棄日也閒讀曰閑順天道已殺

伐郭璞曰因秋氣也時休息已於此郭璞曰謂苑囿中也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

已為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已示將來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於是乎迺解酒罷獵而

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已瞻氓隸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邑外謂之郊郊野之田故曰農郊也衛風

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師古曰恣其芻牧樵采者也實陂

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師古曰實謂人滿其中言恣其有所取也仞亦滿也勿仞言發罷之也發倉廩已救

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師古曰德號德音之號今也易夫卦曰孚號有厲是也改

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已齊戒張揖曰歷猶算也襲

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郭璞曰鸞鈴也在軌曰鸞在賦曰和游于六藝之圃馳騫乎

仁義之塗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塗道也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

射狸首兼騶虞郭璞曰狸首逸詩篇名諸侯已為射節也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已為射節也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

載雲罕揜羣雅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悲伐檀師古曰伐檀魏國之

綽即韓字之省行云音音嫵文選作媼

樂酣奏樂洽也

天子芒然而思

似若有亡

曰嗟乎

曰嗟乎

曰嗟乎

注發字作廢窮作氏

錄音歷

雙音別

嫵娟同

翫音喧

詩刺在位
樂樂胥
鄭氏曰詩云于胥樂矣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取胥有材知之人也王者樂得有材知之人使在位也胥音

先呂
修容乎禮園
師古曰此呂上皆取經典之嘉辭呂代游獵之娛樂
翔翔乎書圃
師古曰此呂上皆取經典之嘉辭呂代游獵之娛樂
述易道
郭璞曰修潔靜精微之術
放

怪獸
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
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

受獲
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惠豈直如田獵得獸而已
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

師古曰說讀曰嚮
焮然興道而遷義
師古曰焮然猶熾然也遷徙也徙就於義也焮音許貴反
刑錯而不用德隆

於三皇功羨於五帝
師古曰錯置也羨饒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
若此故

獵迺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

師古曰罷讀曰疲抗挫也音五官反
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

國家之政貪雉菟之獲則仁者不繇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俱用也
從此觀之齊楚

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園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墜落而

民無所食也
師古曰碎讀曰瀾
夫呂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

被其尤也
師古曰尤過也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
師古曰愀變色貌音林小反又音秋誘反

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迺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

子呂為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

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

之
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剝失其意矣

席選作席為是此賦多古字也

萬乘之所多謂天子猶自謂此太奢侈者也選無所字非也

史正無字非

焮音詳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犍中

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犍中皆西南夷也犍音蒲北反

發巴

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

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曰非

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

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師古曰來

入朝觀豫享祀也一曰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文預曰弔至也番禺

南夷之君西犍之

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伐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臣云弔耳非訓至也

南夷之君西犍之

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

師古曰喁喁眾口向上也音魚龍反

皆鄉風慕

義欲為臣妾

師古曰鄉讀曰嚮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師古曰致至也

夫不順

先釋其驚恐
下復論以自反

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臣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

乃發軍與制師古曰臣發軍之法為與眾之制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猶害也亦非人臣之

節也夫邊郡之士聞邊舉燧燔孟康曰邊如覆米籩縣著拜阜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觸白刃

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音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如淳曰析中分也曰藏天子書在諸侯也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中宅也居帝戚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請與逸同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臣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楚中而不辭也師古曰楚也

與壘同古野字也少古草字

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也諡為至愚師古曰諡者行之迹也終曰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恥及父母為天下

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往日不素教之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鮮音息

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人臣為使也曉諭百姓臣發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

臣不忠死亡之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讓三老孝弟臣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也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已親見近縣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臣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文馳咸

諭陛下意毋忽師古曰忽忽忽也相如還報師古曰使訖還報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

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傳費巨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

前檄為天子文過
宣諭之體不得不
然也何復為此以
長君也耶

叩柝之君長

文類曰叩者今為叩都縣柝者今為定柝縣師古曰柝才各反

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

柝音昨

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叩柝冉駝者近蜀道

易通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駝音龍

異時嘗通為郡縣矣

師古曰異時猶言往時也

至漢興而罷

龍尾作

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

晉灼曰南夷謂犍為牂柯也西夷謂越巂益州也師古曰愈勝也

上曰為然乃

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

乘之傳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因巴蜀吏幣物自賂西南夷至蜀太守曰下郊迎

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

縣令負弩矢先驅

師古曰導路也

蜀人曰為寵於是卓王孫臨叩諸

公皆因門下獻牛酒曰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曰得使女尚司

馬長卿晚

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曰就之耳

乃厚分與其女

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叩柝冉駝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

除邊關益斥

師古曰斥開廣也

西至沫若水

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微外若水出旄牛微外師古曰沫音妹

南至牂柯

為徼

張揖曰徼謂曰木石水為界者也如淳曰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音工鈞反

通靈山道橋孫水

張揖曰鑿開靈

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

叩柝還報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相如

使時踞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曰為然相如欲諫

業已建之不敢

師古曰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也

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

且因宣其使請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

師古曰藉假也風讀曰風

且因宣其使請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

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

而攘

師古曰攘卻退也音人羊反

風之所被罔不披靡

師古曰被音丕靡反

因朝冉從駝定柝存

叩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

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迹也

至于

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師古曰造至也音干

到辭畢進曰

師古曰辭謂初謁見之辭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

反辭畢進曰

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

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三年於

師古曰罷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曰西夷百姓力屈恐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曰西夷百姓力屈恐

此篇仍賦頌之體較之前檄為辭勝事

苞音包

歲音穢

禾連寫

牂音莊徼音叶

附：益之也。割齊民謂賂以巴蜀車幣物。

禹之治水為民除害患也。武之通直為民生患也。此可引為解乎。以禹為堙水者始自相如而孟堅因之。

親：仁民愛物斯能兼容并包矣。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斯能參天。地矣。非務德而勤遠略也。

不能卒業師古曰：屈盡也。幸終也。此亦使者之累也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竊為左右患

之。且夫邛笮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師古曰：已。語終之辭也。仁

者不曰德來，強者不曰力并，意者始不可乎。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

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鳥謂此乎。師古曰：鳥，於何也。必若所云，則是蜀不

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猶惡聞如

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師古曰：覲，見也。音構。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

已。師古曰：言行程急速。不暇為汝詳言之。請為大夫粗陳其略。師古曰：粗猶麤也。音千戶反。蓋世必有非常之

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

人之所異也。師古曰：常人見之，目為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師古曰：元始也。非常之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師古曰：臻，至也。晏安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決江疏

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目安定其災也。灑音所宜反。澹音是。濫反。而天下

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儼駢胝，無胼

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臧，濼理也。孟康曰：胼，胝，皮膚也。言禹勤駢胝，無有毳毛也。師古曰：胼，音步易反。駢，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故休烈顯乎

無窮，聲稱浹乎于茲。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浹，徹也。于茲，猶言今茲也。浹音子牒反。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

特委瑣握，蹠拘文牽俗。師古曰：握，蹠，局，蹠也。不拘微細之。文，不牽流俗之議也。蹠音初角反。循誦習傳，當世取

說云爾哉。師古曰：說，讀曰悅。言非直因循口誦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必將崇論宏議，師古曰：宏，深也。音矣。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師古曰：比德於地，是詠地也。

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師古曰：比德於

雅北山之詩也。是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也。浸淫衍溢，師古曰：浸淫，猶漸漬也。衍溢，言有餘也。

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

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

遠略也。

遠略也。

誠音感 駢音支 胼音胝

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君棄而絕之也橫音胡孟反殺讀曰試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索號泣師古曰為人所獲而索係之故號泣

也案音力追切內讟而怨師古曰鄉讀曰讟嚮中國而怨慕也曰益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

靡不得其所師古曰洋多也今獨曷為遺已師古曰曷何也已謂怨者之身也舉踵思慕若枯旱

之望雨盥夫為之垂涕張揖曰恨戾之夫也師古曰盥古戾字況乎上聖又烏能已師古曰烏猶焉也已止也

故北出師曰討強胡南馳使曰誚勁越師古曰誚責也音材笑反四面風德師古曰風化也二

方之君鱗集仰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若魚鱗之相次而仰向承流也願得受號者曰億計師古曰號謂爵

號也一日受天子之號令也故乃關洙若張揖曰巨沫若水為關也微將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

梁橋也孫原孫水之原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張揖曰駕行也使恩

遠安長行之也使疏逃不閉師古曰逃遠也言疏遠者不被閉絕也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師古曰習爽未明也習音忽

巨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安也康樂也禔音士支反夫拯民於沈溺師古曰沈升也言人在沈溺之中升而舉之也奉至尊之休德師古曰休美也反衰

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師古曰陵夷謂施替也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

可曰已哉師古曰惡讀與鳥同已止也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

者也師古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佚字與逸同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逸樂之中也方將

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師古曰此說非也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相如不當言漢減於五帝也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

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寥音聊而羅者猶視乎數澤師古曰澤無水曰數悲

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師古曰茫然音莫即反喪其所懷來失厥所已進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

今並喪失其來意也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允信也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此鄙人之所願聞

也百姓雖勞請曰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敝罔失志貌靡徙自抑退也其

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

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

卿國家之事師古曰與讀曰豫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師古曰間讀曰閑也嘗從上至長

其勸人主通道變夷不過以昭曜昭即富人復分其財所遇縣道迫脅長吏多受金耳父母之邦勞弊數萬生民之命于相如何有哉漢廷

應臻厥成晏如

揚子謂勸百諷一

果然即其所謂

終于佚樂者方且

導以封禪之侈心

萬乘豫將民間

困於供賦又有飾

太平之心者增逃亡

自賊殺之實者

此浮華之士不可

使在人主左右也

文士嚴助首開用兵之端卒以罪棄市相如以多病避事得免于禍幸矣

楊獵師古曰長楊宮也在藍屋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羸獸相如因上疏諫

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身獲捷言慶忌師古曰身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

射能捷勇期責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臣之愚竊曰為人

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

不存之地師古曰卒讀曰猝音千忽反謂暴疾也不存不可得安存也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

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也枯木

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師古曰軫車後

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

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檠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檠謂車之鉤心也銜檠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

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師古曰豐草茂草也虛讀曰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曰為安樂出萬有一

危之塗曰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

危於無形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既固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故鄙諺曰家系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危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懼危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

此言雖小可曰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

如奏賦曰哀二世行失師古曰宜春本秦之離宮胡亥於此為閹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其辭曰

登陂陁之長阪兮坐入曾宮之嗟我蘇林曰坐音馬坐叱之坐張揖曰坐並也師古曰曾重也嗟我高貌也陂音普何反

曲江之隍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隍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洲也師古

巖巖深山之崆崆兮通谷皓乎鈐鈇音鈐鈇音鈇

汨減鞞曰永逝兮注平臯之廣衍師古曰臯音臯

觀衆樹之蒼鬱兮覽竹林之榛榛師古曰榛音榛

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師古曰揭褰衣而渡也石而瀨淺水曰瀨音賴揭音丘例反

彈節師古曰彈音彈

諫書正須若此平易可曉推之遠則其語支而聽之者厭矣

收足非天子所宜

樹野同下並同

陂陁音坡駝

鈐鈇音鈐鈇

極汜濫水嫉兮

張揖曰奄然休息也蔥極蔥領山也在西域中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

使女媧鼓之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官潛大川師古曰媧音仄又工蛙反

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

刑雨師

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師古曰屏音步丁反

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

張揖曰三危山在烏鼠山之西與崑崙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也

排闥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

之歸

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

登闥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

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閶闔之中遙遠也應劭

師古曰閶音泐尤音提

低徊陰山翔呂紆曲兮吾乃今日觀西王母

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

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

人豹尾虎首蓬髮鬢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鳥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淳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師古曰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焉音工老反

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已喜

師古曰昔之遊之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

張揖曰幽都在北友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與朝霞朝

王母為仙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也

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

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崑東南二千三百里也

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

張揖曰傑也鴻溶疎踊也師古曰傑音角

之倒景兮

服虔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貫穿也

豐隆之滂淪

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

聘游道而修降兮驚遺霧而遠逝

張揖曰馳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

車也循長路而下馳棄遺霧而遠逝也道讀曰導

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

張揖曰靈媧女媧也伏犧作琴

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萬

張揖曰崑崙

閶闔之中遙遠也應劭

張揖曰崑崙

張揖曰不周山在崑

談者咸曰西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師古曰昔之

成公云君子之死而遺忠相如也

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後也使所忠往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解在食貨志而

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

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

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留之故云遺札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師古曰肇始也顛穹皆謂天也顛言氣顯汗也穹言形穹隆也謂自初始有天地呂來也顛音胡老反歷

選列辟呂迄乎秦師古曰選數也辟君也迄至也辟音壁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文穎曰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逖遠也言循履近者之遺迹聽遠者之風聲紛輪威蕤壇滅而不

稱者不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威蕤亂貌繼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

因斯呂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

股肱良哉師古曰此虞書蓋稷之辭也元首君也股肱大臣也

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皇也書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師古曰此虞書蓋稷之辭也元首君也股肱大臣也

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邛隆大行越

成文穎曰邛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師古曰邛音贊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雖後嗣衰微政教積替猶經千載而無惡聲然無異端慎所由

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定制又垂裕後昆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易

易繼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道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也師古曰統業直言所垂之業其理至順故今後嗣易繼

是呂業隆於繼保而崇冠乎二后孟康曰繼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呂致太平功德冠於

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師古曰元始也都於也攸所也卒亦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未有殊尤絕

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然猶躡梁甫登大山建顯號施

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瀾曼羨師古曰達讀曰達言如漢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沕瀾曼羨盛大之意也沕音勿瀾音

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師古曰旁魄廣被也魄音步各反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服虔曰

張揖曰達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流也

張揖曰達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流也

二后似指夏商

皇當作王

也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師古曰言和氣橫被四表威武如焱之盛爾陞游

原河闊泳末孟康曰遠近也原本也迥遠也闊廣也泳浮也首惡鬱沒闇昧昭晰師古曰言和氣橫被四表威武如焱之盛

師古曰始為惡者皆即湮滅素暗昧者皆得光明也晰音之舌反

昆蟲閭懌回首面內文穎曰閭懌皆樂也師古曰閭讀曰凱言四方幽遐皆懷和樂回首

革面而然後困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師古曰言騶虞自擾而充苑固怪獸自來若人徼塞言符瑞之盛也

徵音工導一莖六穗於庖鄭氏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厨日供祭祀也犧雙貉共抵之獸服虔曰犧

牲也貉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日為牲也

獲周餘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池沼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陰龜能吐故納新千歲

不死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

也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招致翠黃及乘龍於池沼耳乘音食禮反春秋傳曰命賜之乘龍鬼神接靈園賓於閒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治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之靈園禮待之於閒館舍中也師古曰閒讀曰閑

奇物譎詭倣黨窮變師古曰倣音吐歷反欽哉符瑞臻茲猶巨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

魚隕杭休之巨燎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古曰燎祭天也微夫斯之為符也

巨登介丘不亦慝乎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周曰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慝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

張揖曰進周也攘漢也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禪而封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攘也師古曰攘古讓字也

於是天司馬進曰文穎曰大司馬上公故先進議也

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誨文穎曰諸夏樂貢百蠻執贄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師古曰夏大也諸夏謂中國之人比

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衆多應期相積而至不獨初創而見也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塲望幸蓋號巨況

榮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塲望聖帝往封禪上帝垂恩儲祉將巨慶成師古曰上

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缺闕也如淳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岳也師古曰挈音口計反羣臣慝焉師古曰慝愧也音女六反或謂且天

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天道質昧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

而梁甫罔幾也張揖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塲無所庶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仙各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者無從顯稱於後也

夫修德巨錫符奉符巨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故

聖王弗替而修禮巨祇謁款天神文穎曰謁告也款誠也師古曰替廢也不廢封禪之事也勒功中岳巨

音其勿反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乘龍當如孟說黃帝孔甲之乘黃黃龍皆歸池沼也

駘音格

謨音衛

挈音契

章至尊張揖曰蓋光禮中岳而幸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日浸黎民皇皇

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願

陛下全之張揖曰願呂封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

末光絕炎官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呂

弋贍反錯音干故反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

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叙述大義為一經也師古曰被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文穎

除也被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被音敷勿反經加一為七也師古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師古曰蜚前

曰攄布也音丑居反聖之所召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宜命掌故悉奏

其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太常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

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俞者然也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

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召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

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蘇林曰油音油麻之油李奇曰油油甘露

時雨厥壤可游師古曰言雨露滂沛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師古曰滲漉謂潤澤

也滲音山禁嘉穀六穗我穡曷蕃李奇曰我之稼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

偏我汜布護之師古曰汜音普也布護言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

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殷殷之獸樂我君圃白

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駒虞也殷字與斑同收收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

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茲爾於舜虞氏呂典文穎曰百獸舞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幸雍

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采色玄耀煥炳輝煌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文穎曰陽明也師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曰天之所命表日符瑞章明其德

乘六龍日御天也師古曰諄諄然有語言也師古曰諄諄告

燿光貌輝音下本反師古曰玄讀曰炫輝

傳遂終言其罪固
不待封禪之非而直
以為惟此盛典皆於
自相如也
史通云馬卿為自
叙傳具在集中子
長因錄斯篇即為
列傳班氏仍舊是
無改作固于揚馬
傳未嘗曰遷雄
之自叙至于相如
篇下獨無此言
其例不純又傳中
叙言相如卒後之
策則非止錄自
叙也

此揚子為論蓋其
意雖主諷而鋪陳
侈揚不知所裁則
中人驟悅其詞及
溺其指希不降
於勸矣上林之作
不若諫獵之為益
也然虛詞濫說之
中亦寄諷焉揚子
甘泉比於帝室
言以為此非力人
儻鬼神其可足
矣

喻之熟也音之純反依類託寓諭曰封巒文類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曰喻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故曰於典必

慮衰安必思危是曰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

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察也假夫也典則也言舜察璇璣玉衡恐已政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順天意而封禪也此之謂也相如

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

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少木書篇不采采

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易本隱曰

之顯張揖曰作八卦曰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曰類萬物之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

德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眾民者也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已詩人自謂也已相如雖多

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楊雄曰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猶騁鄭衛之聲曲

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

黃東發云相如素行不謹立朝專是逢君之惡或者猶以其文墨取之不知大人等賦封禪詩書正其途君之具也吁尚足置齒頰間哉

司馬相如難蜀文中云身親其勞躬儼骭胼無皮膚不生毛張

揖注曰躬體也戚湊理也臣必檢字書無儼字又戚字說文云

戊也按李善注文選云孟康曰湊湊理也疑漢書傳寫相承誤

曰湊字作儼字耳合為湊



白雲字弘

白雲字弘

白雲字弘

白雲字弘

前漢五十七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弘菑川辭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呂

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上怒曰為不能弘

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後書言病也一曰曰病移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

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

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

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中

生師古曰中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師古

無水曰藪沼池也師古曰藪沼池也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

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國也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踐行喙息咸得

雜說雜家之說黃
儒墨合名法也
文志亦有公羊雜記
八十三篇以弘所對
智者術之原也一條
味之其學子蓋出
于雜家則此雜
說非春秋經師之
雜說也
滄洲曰按史記弘以
建元三年辛丑罷
歸年六十五元光五
年辛亥凡七年
七十矣是年即博
士為左內史元朔三
年乙卯為御史大夫
十一月為丞相年
六十七元狩二年
庚申三月薨在相位
二十餘年八十

其宜師古曰跋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跋音岐。喙音許。穢反。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臻至也。子

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

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

亦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

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此下但言必信而躬率以正者，則未能推其本矣。曰：正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也。之遇謂處待之而已。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

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當重刑，未足曰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

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後音七旬反。其字從之。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

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理，則無暴慢于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

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故法之所

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

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頻寐反。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

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

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

世下有敬字

節作則家作即

即作則家作

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

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

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塞

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

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

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

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

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

積德曰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

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慙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

人心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人見容貌甚麗

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弘復上疏曰

若云天文地理之變惟人事且以救之則統紀之所在明矣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教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

曰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師古曰篤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

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

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曰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其年而變三

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曰册書荅曰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

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曰然也夫

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

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採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採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採音人九反銷

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

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

到反惡音故反到反惡音故反其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

弘號以儒術進
所以當上意者
文法吏事乃為
獄吏力也

多聞由于雜說

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
餘習文法吏事緣飾臣儒術師古曰緣飾即者譬之於衣加飾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一歲中至
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常與主爵都尉汲
黯請間師古曰求空際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所言皆聽臣
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臣順上指汲
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
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臣臣為忠不知臣者臣臣為不忠上
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
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恢謂囑也善囑謹也常稱臣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
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
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臣為罷弊中國臣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願讀曰疲
罷之於是上廼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明在調

此語亦自處於
長者而陰黜
以險薄也賴黜
素以直著故武
帝雖賢知亦不
因此憎黯且韓
大夫所以教武
安侯皆此術

弘深儒生地遠而
族寡定官事
且潤色太平本
人主所忌故行無
惠術霍后威又
交刃則不得以

師古曰言其利害
十條弘無巨應之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
海專奉朔方上廼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
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
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臣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臣釣名
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師古曰擬疑也相公臣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
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二曰比近也音類寐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
被自九卿臣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
上曰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臣列侯
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擢
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臣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
者獲爵尊故武功臣顯重而文德臣行褒其臣高成之平津鄉戶

其勢也

閣東向所以為教
今人多昧其本
意若衙門之迎
賓館則猶存此
制也或反以官職
尊重不見于館
由當庭入中門為
榮味之甚者矣

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曰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

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曰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曰別於椽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穀也脫音他活反故人賓客解衣

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奉祿皆曰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思外寬內深師古曰意思多所忌善也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

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曰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

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恐病死無曰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曰行之者

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曰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給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已濟物故為仁

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曰自治知所曰自治然後知所曰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

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曰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陛下

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曰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曰報德

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

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當思此不息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

不已師古曰懼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竟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閒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曰

也師古曰竟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閒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曰

安輕如重者
養蒙振落
之語當治
其獄無有不
聞于者惶
恐避位蓋
上非得已也
病宋作所
通作達家
作通

此詔乃王莽借
以自復大耳
然惟言也故史
家不探其本而
錄之
陳潛室云漢方
匈奴而式願輸
方事南越而式願
天子俱死天下事
匡財而式尤欲就
助公家之費凡式
之罪難為而武帝
之罪難為而武帝

之罪欲為者式輒揣
其意而遂為之故天
下因式獲罪者十
室而九而式之褒罷
春遇自以為有用於
天下及武帝當封禪
而式獨以不習文章
見棄式乎式乎何不
先眾人而為之乎

按此言是也式屬
此術當漢武再布
皆天下而莫有應者
於是皆錄之福集
凡事其動全鈞
名譽官位便於己
而以概人使禍機
由此發者居大臣

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
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
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躡也屈音丘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巳師古
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巳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巳惇
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
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脩
功臣後下詔曰漢興巳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
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巳給故人
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節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篤厚也
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巳鈞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日違眾之服也夫表
德章義所巳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
者師古曰見音胡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巳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他活反
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
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
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
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
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
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巳為
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曰聞上巳
詔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巳為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
縣官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無
巳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巳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

宋本作皆
小不習信

位皆當還其萌
出母使一人得志而
困苦天下

式至且因收以
露奇欲假助邊
以求官之始志
顯矣

式及覆任術愚
其主以財鉤取高
百高依其差駭
賢者內行之素
而已

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

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二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

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曰式終長者乃

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曰風百

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

既為郎布衣出躋而牧羊師古曰躋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躋字本作屨並音居略反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

書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曰時起

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兵呂反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緹氏

令緹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令領漕其課最上上曰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

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

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曰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

強而不見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祭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曰

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曰德報怨曰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曰直報怨曰德報德故詔引之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孟康曰

迅樂出身勞於徭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厲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奮憤

激也繇讀與由同山從也直道謂報怨曰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

雅行躬耕臣瓚曰雅素也言十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隨牧蓄番輒分昆

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番音扶元反不為利惑師古曰言日者北邊有興師古

者往日也興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

又首奮師古曰為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形見也其賜式爵關內

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

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

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曰悅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曰

兒寬代之式曰壽終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曰郡國選諸博士

四百當依
宋本作四
十史記作
六十

番獲外

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眾也養主給音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享炊也養音良向反

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師古曰射策為掌故功次

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寬為人温良有廉知

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然儒於武乃喚反又音儒口弗能發

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

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除為

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條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還至府

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師古曰卻退也掾史莫知所

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師古曰掾史莫知所

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師古曰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

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

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嚮呂寬為奏謝掾師古曰古法義決疑獄甚重

之及湯為御史大夫呂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詭之師古曰說讀

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擇用仁厚士推情

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

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為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呂

蓋溉鄭國旁高仰之川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師古曰助溉灌也今雍州雲陽三

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氣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輒是也為說三河之地哉

定水令呂廣溉田師古曰為用水之呂故租多

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呂負租課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犬

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師古曰繩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不絕師古曰繩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課

更曰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諸儒

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

言符瑞足呂封泰山上奇其書呂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

寬當入循吏傳封
禪事于郊祀志詳
之可也
召於臣為民作
均水約束本
見大夫也

楫羣元張揖曰統察楫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楫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為輯不通宗祀天

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曰嚮徵證也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

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

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呂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筋反呂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開也開關於

也祇戒精專呂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師古曰稱副也

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

游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問各有執見也唯天子建

中和之極兼總條貫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呂為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呂順

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呂文焉既成將用

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

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也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

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辟雍始也宗祀泰一師古曰宗尊也六律五聲

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

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呂丞嘉祀為萬世則師古曰則法也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

登告岱宗發社闔門呂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

邕永亨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呂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

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為天所享也闔讀與開同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也粲然明貌冕象日昭

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大顯示景象日日昭明也降下符應呂報德化臣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

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

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

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夫自呂為得御史

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犬不

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呂稱意任職故久無有

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居位九歲呂官卒

或作山宗
本文屬俱惟

承承同

享

注上日字
一作白

弘牧豕式牧羊
實之北地視畜
也

下式豈可與汲
直並稱

李廣何以不入
將軍之選

賢曰公孫弘下式兒寬皆巨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巨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巨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

朱進之時燕師古曰遠遠迹羊豕之間師古曰遠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

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及始巨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羣士慕嚮異人並出下式拔於芻牧弘羊

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卬禪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

朋已師古曰版築傅說也飯牛甯戚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

仲舒兒寬篤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下式推賢則韓安國鄭

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數則唐都洛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

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言其變亂無常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稽不可考校也滑稽音骨稽音工奚反

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紀記也

是巨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

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巨儒術進劉向王褒巨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曰召韓延

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

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黃東坡論公知和云言西南事考不聽自是不復足爭難以置朔方之便即謝以不知其便若此知之曲學阿世大率類此其徒董仲舒膠西遷漢長孺內史皆欲置之死地此後世權奸薦顏真卿使李希烈

之陰謀也凶慘若此又不止阿世而已秦誓所謂媚嫉不能容仁人放流之不与中國非斯人之謂而誰謂歟又云買臣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和不得一知非不能得也希首而仍屈耳知止焉哉

又論上式云式輸財以逢君而富民莫應於是乎有若緡之令式願父子死邊以逢君而諸侯莫應於是乎坐爵金失侯者百餘人收堅無知禍人乃爾呼

又論兒寬云寬為內史勸農桑緩刑罰殆皆變也而曲說傳會以贊封禪之決卒與相如同科惜



